


經部

詩補傳卷十四

宋 范處義 撰

國風

曹

周武王封弟叔振鐸於曹之地在禹貢兖州陶邱之北雷夏菏澤之野今為濟陰定陶境嘗遊成陽因葬焉舜嘗漁於雷澤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積蓄其後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至周

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變風始作曹既弱小又不能用賢今所存四詩其一篇二篇序皆言任小人其三篇又言在位無君子則國非其國矣故以下泉思治終焉此所以次於檜也

蜉蝣〈浮同下〉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檜曹皆小國詩亦相似檜之變風始於羔裘曹之變風始於蜉蝣羔裘言國小而迫君不用道蜉蝣言國

小而迫無法以自守道者法之所由出法既亡矣道安在哉羔裘刺絜其衣服蜉蝣刺好奢亦類也羔裘之詩不及治政序詩者以其逍遥遊燕而知其必不能自彊於政治蜉蝣之詩不及小人序詩者以其將無所依而知其所用皆小人故不足恃然不能自彊猶愈於將無所依此曹所以又出檜下也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求物閱麻衣如雪心

之憂矣於我歸說稅

蜉蝣渠略也此物生於土既成則掘土解閱而出不自知其朝生夕死方且矜其羽翼掘閱以飛揚故詩人取以喻昭公不自知其將無所依方且好為奢靡其燕衣則楚楚而整飾其禮服則采采而華麗其深衣則如雪之潔白詩人憂其危亡將至謂儻無所依當於我乎居處於我乎休息於我乎說駕以詩人獨有愛君之忠如此亦足以見當時在位無一可倚仗

者不必言小人意自見於言外也是詩三章皆比而賦之也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恭公遠于萬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此詩為共公好近小人而作近小人則遠君子勢不兩立必然之理也

彼候人兮何何可戈與祋都外彼其之子三百赤芾弗

内君子而外小人泰之象也内小人而外君子否之象也候人之官遠在邊境所掌者荷戈與祋之役而

使君子居之赤芾者卿士之服常在君側而使小人居之是内小人而外君子也故序詩者以逺近言之曹之為國視此可知矣戈㦸也祋殳也芾韠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三百言其多也

維鵜徒低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陟救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

鵜洿澤也當在泥水中自求魚而食今乃髙處魚梁之上翼咮不濡而竊食人之魚譬小人宜在逺方今

乃衣赤芾而竊祿於髙位可謂不稱其服矣婚媾猶言好合也彼小人在朝雖暫相黨引偽為好合及其見利而爭先利盡而交踈則反相賊害安能終相好合哉所謂不遂其媾也

薈烏會兮蔚兮南山朝隮子兮兮婉於阮兮孌力轉兮季女斯飢

薈蔚雲升之貌婉孌柔弱之貌此章申言小人肆志於上如薈蔚之雲升於南山君子困窮於下如婉孌之季女飢於牖下亦由其君遠君子而近小人故也

是詩四章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書言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然則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亦君臣之所同也今曹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似亦指其君臣然臣之不一君實為之蓋上者下之儀無以率於上何以從於下是篇皆陳古之人君一德之美以刺時之不然如曰正是四國豈人臣之能為曰胡不萬年亦不可以是為人臣

之祝書曰常厥德保厥位則商之君臣雖曰咸有一德而保厥位則專指其君正與是詩之意同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以均一為德其子雖或在梅或在棘或在榛而

鳲之飛止不越於桑以見其性之有常如此不然則其子有七出入不齊安能均哺惟其有常處則子皆知母所在然後均一之德可得而施也淑人君子言有淑善之德在君子之位如鳲鳩之均一也一章言在位之君子威儀一於外而心亦結於一所謂表裏如一有諸中則形諸外也二章言在位之君子冠服之有常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也其弁伊騏皮弁之文如騏說文曰馬青驪文如愽碁曰騏皮弁之會縫

貫玉為飾文亦如騏故謂之伊騏也三章言在位之君子威儀無差忒故遠而可以正四國謂列國皆來取法也記言治國在齊其家舉是詩其儀不忒正是四國為證則治國為人君明矣四章言在位之君子既能治其國則君正莫不正故國人稱願欲其壽考萬年長享其國也詩言萬壽皆美人君則此詩萬年之祝不可施之人臣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

明王賢伯也

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帲幪亂極思治人之常情也共公專務侵刻民不得其所若當盛世明天子在上必能命賢方伯以行黜陟之政共公在東周時上下廢弛得以自恣故詩人疾之而思治也

洌下同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郎愾下同苦愛我寤嘆念彼周京

洌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洌彼下泉浸

彼苞蓍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薄紅黍苗陰雨膏古報

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荀伯勞力報之

寒泉與隂雨均可以養物然稂童梁也乃禾之不實者而蕭也蓍也皆野物無滋於灌漑者而流泉皆浸漬潤澤之使之叢生而茂以喻共公侵刻下民所資為養之物以養無益之人反使下民有益於國如黍苗者失其所養此所以愾然不寐而嘆思周室王者命方伯舉行其職以慰下民之望也卒章謂芃芃方秀之黍苗得隂雨則膏潤矣四國之民有明王在上

則賢如郇伯者必有以勞我矣不至如今之失所也詩人以寒泉喻曹之澤謂其流出於山麓之下及物者不廣況止及於無益乎以陰雨喻周之澤謂其溥博霑足無此疆爾界均及於四國也言四國則不獨曹之民思周室四國胥望之矣左氏傳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必周之方伯善於其職者故曹人思之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詩補傳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詩補傳卷十五

宋 范處義 撰

國風

豳

豳本戎狄之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漢之右扶風栒邑也后稷之曽孫公劉當夏太康時寳始徙居之脩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七月所陳即其事也國語乃謂夏之衰棄稷不務

不窋自竄戎狄之間且不窋后稷之子也豈能及夏之衰而公劉居豳實詠之大雅篤公劉之篇是也當以經證國語之誤豳周公之詩也而七月鴟鴞二詩又周公所自作不列之正風何也蓋豳非周之列國而周公乃為遭變而作是詩故不得謂之正風也七月篤公劉二詩皆周之王業所由興也篤公劉入於雅七月不入雅何也蓋雅所言王者之事七月之詩以周公之故屈居於風也篤公劉作於召公無遭變

之嫌宜入於雅且以明厚於民為政之大也召公無國風何也召公二詩已附見於召南矣召南諸侯之風故以召公之詩附焉周南王者之風故周公之詩不得而附也孔子未删詩之前季札觀樂豳次於齊居秦之上意國史以豳秦皆戎地故以其類而次之孔子處豳於變風之末實尊之也尊之者何變而克正詩近於雅非周公孰能之此聖人之微旨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

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作是詩所陳一歲之事備矣而以七月爲首何也意者夏正建寅至七月則過於中是詩以農爲本前乎此則田功未畢至七月則凡耕稼耘耔皆已訖功止俟其成耳國君於是月而訓農則卒歲與來歲之事無不畢舉蓋其意欲使之豫備無後時之悔詳觀雅頌與周官之書周家以農開國者其大略皆見於是詩以農事爲王業孟子所謂王道是也后稷始

農事公劉實繼之故其風化之及於後者皆以稼穡艱難為急先務因遭變而言此冀成王知立國之本必能保此已成之王業不及流言而專論王業蓋有風諫之義此所以謂之風而不入於雅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是詩錯舉夏周之正故夏正以月言周正以日言夏正以建寅為歲首得四時之序蓋從古而然見之堯

典者可考也商始變為建丑周遂變為建子以示損益之意至於便於民事則夏正不可易也孔子曰行夏之時此之謂也公劉居豳在夏太康時既陳豳事宜用夏正周公周之大臣改用建子未必非周公之制作故兼存周正以建子為陽生故曰一之日二之日周詩以日月分陰陽四月嫌於無陰故特以四月秀葽言之十月嫌於無陽故特以歲亦陽止言之或謂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今日明日殆不然也且以鑿

氷一事觀之豈應今日鑿之明日納之又明日開之況月令季冬鑿氷仲春開氷與是詩相應無可疑者火大火也火星中而寒暑退季冬平旦正中大寒退季夏黄昏正中大暑退至七月則火流而西矣九月霜始降故當授衣也授與敬授人時之意同下言一之日謂夏之仲冬二之日謂夏之季冬觱發者風寒也栗烈者氣寒也風氣如此苟無絲毛之衣褐終歲何以禦寒此章言授衣之時也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三之日謂夏之孟春四之日謂夏之仲春于耜謂備稼器也舉趾謂始耕田也農夫既興作而在南畝其婦子則為黍食以餉之田大夫見其如此所以喜也

此章言治田之時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月令仲春之月倉庚始鳴至季春則陽盛而鳴日益衆可以興女功矣於是女子執懿美之筐循牆而微行以求初生之柔桑以始蠶事詩凡言有皆謂衆多也此章言女功之時也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春日遲遲而舒長采蘩祁祁而衆多蓋蘩乃婦人采為祭祀之用女子感其所見念當嫁娶之時將遠其父母所以傷悲謂不得久於家殆與豳公之子同時

而且稼矣此章言昏姻之時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户官葦韋鬼蠶月條徙彫桑取彼斧斨七羊以伐遠揚猗於綺彼女桑

萑葦即亂葭可為蠶之曲薄八月此物已堅成可用蠶月謂蠶事既畢之月取斧斨之器凡桑附枝遠而揚者皆伐而去之謂之條桑女桑亦桑之小者猗倚也猗重較兮猗于畆邱皆當訓倚蓋遠揚以其高而難取故倚彼女桑而取之至今民俗猶然此章言治

桑之時也

七月鳴鵙(圭覓)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鵙仲夏始鳴至七月則鳴之極而將去矣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故八月則載績其麻絲麻既成則加之以染其玄黃者自服以朱色之鮮明者為公子之裳蓋裳之色宜於朱也此章言治裳之時也

四月秀葽(於遥)五月鳴蜩(徒彫)八月其穫(戶郭)十月隕(于敏)蘀(託)

一之日于貉(戶各)取彼狐狸(力之)為公子裘

月令孟夏苦菜秀仲夏蟬始鳴葽是苦菜之類也蜩蟬之類也仲秋則早禾可穫孟冬則木葉皆落可以取狐貉之屬矣狐貉之厚以居則二物皆可為裘以貉之重者自服狐狸之輕者為公子之裘蓋裘以輕為貴也此章言治裘之時也

二之日其同載纘管子武功言私其豵子公子獻豣古牽于公

二之日夏之季冬也此月最為農隙故國人竭作而田獵夫田獵非特去害田之獸蓋欲繼纘武事使不

忘戰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私有其小者獻公以大者以見其民厚於君而薄於己也此言田獵之時也

五月斯螽終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室珍悉熏許云鼠塞向墐覲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斯螽如蝗而青仲夏以兩股相切作聲所謂以股鳴者莎雞如蝗而斑季夏飛而羽索索有聲所謂以翼鳴者自七月至十月皆記蟋蟀一物此古文之一體

也此物孟秋猶在草野仲秋即入人簷宇季秋猶飛走户庭孟冬即鞱伏牀下視微物猶爾則居民宜以此時葺治屋室穹空則窒窴之鼠穴則熏出之北向之牖則閉塞之簞織之户則墐塗之然後可以告其婦子以歲事將改當入處密室以禦寒也此章言治屋之時也

六月食鬱及薁於六七月亨普庚葵及菽叔八月剝普卜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鬱棣屬薁蘡薁也二物性溫季夏宜食以助陽葵承露也菽豆也二物性滑孟秋宜食以助隂剝擊也穫刈也棗之類皆宜於人仲秋則剝取之稻稌也宜於造酒孟冬則穫收之凡此皆養老者之所須以介眉壽紡者祝老者之辭也湅醪冬釀春熟故曰春酒老人多有眉毫故曰眉壽此章言備物以養老之時也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七條徒勑書嗣

孟秋則瓜之屬皆可以食仲秋則匏之屬必斷其蔓季秋則苴麻可拾苦菜可采樗木可薪此皆薪菜之不美者農夫蓄以自養故曰食我農夫此章言備物以自養之時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直容穋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場圃之地春則鋤為圃以蓏菜茹秋則築為場以納禾稼至孟冬則納禾稼皆畢矣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各以其類廪而藏之於是自相告語我稼既已俱入矣嘗就役於公矣不俟號召相率上入都邑執宫室之功此章言樂趨力役之時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反亟紀力反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宫功既成不敢自暇晝則取其茅宵則索其綯亟乘此時治田間之廬以為來歲播百穀之始此章言豫治田事之時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淩力證反陰四之日其蚤獻

羔祭韭久

季冬水澤腹堅則鑿之沖沖而釋孟春東風解凍則納于凌陰之室仲春蟄蟲咸動則獻羔開冰用其蚤恐不及事也祭以韭配以時物也此章言藏冰之時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奚彼公堂稱彼兕觥號彭萬壽無疆

季秋則霜既肅矣孟冬則場既滌矣可以相樂矣豳

民於是以朋酒而饗上殺羔羊以為禮咸躋于公堂稱揚兕觥祝君萬壽此章言燕樂之時也鄭氏分風雅頌於一篇穿鑿之甚就如其說不知樂工如何分歛邪今不取三復是詩豳之風俗可以想見何其君民之間上下相親不啻如家人父子其君則授民以時令俾之務農桑治屋室老幼有養昏姻以時飲食裘褐以備其飢寒纘武藏冰以防其災患其民則厚於公上染絲麻則以朱為公子裳取狐貉則以狐為

公子裘小獸則私於已大獸則獻於公既相率執君之役又相與祝君之壽嗚呼周之王業由於得民世三十年八百其基於此豳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三代之時安得此風俗也篤公劉之詩曰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此公劉待臣民之禮也正七月所詠一時之事後世惟漢高祖還歸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樂飲極歡道

舊故為笑樂十餘日高祖欲去父兄固請留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牛酒高祖復留止張飲三日頗有豳之遺風漢之得民蓋亦於此可卜矣是詩十五章皆賦也

右七月舊八章每章二事獨中間言治室屋一章一事竊意古人文章辭達而已非如後人拘於體制必取長短整齊令紬繹是詩實十五章每章一事語之多寡或十餘句或止四句又記蟋蟀自七

月至十月方指其物此古文之最簡要者故表而出之七月周公所自作蓋大誥無逸之手也

鴟尺之鴞于驕下同下同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成王由管叔鮮蔡叔度之流言疑周公故周公居東以避管蔡雖已伏其辜而成王之疑未釋也君臣相疑亂之道也周公作是詩以貽王輸露忠款語意悲切至今誦之足以見周公惓惓王室之意而成王以

幼沖之資尚未開悟但未敢誚公耳亂猶在也故序詩者以救亂為言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毁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子之閔斯

鴟鴞梟之類也攫鳥子而食故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曰既取我子矣毋更毁我巢也我之甚愛此巢盡力此巢以養鬻其子爾今既取之誠可哀閔柰何又欲毁我巢乎周公以鴟鴞比武庚及從管蔡

作亂者以予比管蔡以巢比王室公爲流言中傷謂公將不利於孺子是欲成王疑周公而不終居攝之事所謂危王室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杜綢直留繆莫侯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鳥之營巢必於未陰雨之時剥取桑根纏綿巢之户牖而後巢可成也周公自謂我於王室當未亂之初明政刑以固國本如鳥之

營巢今女無知之下民柰何敢肆侵侮欲危我王室乎

予手拮吉據居予所捋力活荼徒予所蓄租子胡予口卒瘏徒曰予未有室家

周公謂我之經營王室如鳥之營巢拮据撠挶也瘏病也手則挶持其草口則捋采其荼至於蓄積租取不特手病口亦病矣鳥未成巢猶我之王室未安也鳥足喻人之手風人之辭也

予羽譙譙（在消）予尾翛翛（素彫）予室翹翹（祁消）風雨所漂（匹遥）摇

予維音嘵嘵（呼堯）

周公謂我經營王室之勞如鳥之狀羽則譙譙而殺矣尾則翛翛而敝矣及巢既成翹翹而危乃為風雨所漂摇故嘵嘵然哀鳴告愬今我之為是詩乃嘵嘵之音也周公之言如此奈王之未悟何自非雷風作乎上金縢啟乎下周公其危哉周公既危王室從之矣是詩四章皆比也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力報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汝也四章樂洛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悅下同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周公居東至三年之久士卒之相從者亦勞矣宜有怨歎之辭周公既知其情而閔其勞故士卒亦以見知為說大夫美其事作為是詩以鋪陳之一章言士

卒自韋全其師旅而歸二章言士卒在東室家之思三章言士卒在東室家之望四章言既歸之後昏姻得以及時所謂説以使民民忘其死惟周公能之

我徂東山慆慆徒刀下同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剛枚莫杯蜎蜎烏元者蠋蜀烝在桑野敦都迴彼獨宿亦在車下

東山指其地慆慆言其久自東喜其還零雨記其時故每章皆言之此章言士卒自東而西歸見其室家

喜極而悲謂室家制裳衣而寄我亦勤矣我幸無行陣銜枚之事但衆人未免如蜎蜎桑野之蠋敦然獨宿於車下耳今既全歸所以喜極而悲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之實亦施(羊豉)于宇伊威在室蠨(蕭)蛸(所交)在户町(他頂)畽(他短)鹿場熠(以執)燿(以照)宵行亦可畏也伊可懷也

此章道室家之思謂士卒之去東山其家荒寂果臝栝樓也則延蔓于簷下伊威委黍也則入藏於室中

蠨蛸長踦也則結網於當户町畽之地則為麋鹿之場螢火熠燿則宵夜行其間室家見如此景物初若可畏然婦人獨處豈敢畏此所可念者因征夫之出故致此耳此所謂言其思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古玩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徒端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章道室家之望謂士卒之在東山見鸛水鳥也而

鳴于蟻垤蓋蟻穴居知雨故將雨則壅土成峯鸛見之則喜而鳴我是時亦念汝必歎于室必洒埽蕒土窒塞穹穴以待我之至今我視敦然成聚之瓜烝然延蔓栗薪之上不見此已三年矣知汝望我之歸為甚久也此所謂言室家之望女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鳴於仲春嫁娶之候也士卒既歸當倉庚之飛其羽熠燿鮮明之時女則得及時男則乘駁馬而親迎母為親結其縭其儀之多至於九十則昏姻之禮無有闕者以未有室家者既歸而成禮若此其甚善則有室家而來歸者其情不言而可知也此所謂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四章皆序其情而閔其勞此周公所嘗言而大夫為文其辭於詩也是詩四章皆賦也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凡詩言四國皆謂四方之國也說者以四國謂管蔡商奄而淮夷亦在叛國之數乃不及之則知其非矣蓋管蔡毁周公而四方之國從而播揚故謂之流言是詩美周公能誅討叛人而惡四國之人不知周公之忠若謂指管蔡商奄則狼跋之序不當謂遠則四國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周公東征四國是吪

五戈　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蓋在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隋銎曰斧方銎曰斨錡鑿屬銶木屬皇正也吪化也遒斂也周公居東不免用刑言其破缺甚之之辭亦漂杵之類也彼四國之人固已得其正矣固已化其愚矣固已斂其惡矣以明周公之用刑非為一已之私哀斯人將至於亂故以身任其責然則周公之心可謂甚大甚善甚美矣是詩三章皆賦也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直遥廷之不知也

此周公居東未歸之時周大夫美周公之善處而刺朝廷不知其忠尚遲遲而未迎周公也朝廷者人主與羣臣論國是之地成王未悟而羣臣不能力爭是誰之過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娶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之子籩豆有踐賤淺

伐柯者非斧不能取妻者非媒不成欲歸周公非禮

不可也伐柯者執手中之柯而伐之其取則不逺矣覯見也之子謂周公也周公大臣也以大臣之禮迎之則周公歸矣所謂執柯以伐柯言其易也籩豆有踐踐陳也舉待大臣之禮一端為言則其餘可知也

是詩二章皆興也

九罭（于逼下同）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是詩之美周公刺朝廷其意與伐柯相類然伐柯則言朝廷不能以禮迎周公是詩則言周公之尊不當

久處外地詩辭可見也

九罭之魚鱒魴　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九罭網之有囊者不足以得大魚而鱒魴之美乃在其間喻周公不當居東也東人見周公以上公之服處此地是以刺朝廷不能速還公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鴻當高飛雲漢而乃下遵於渚陸喻周公宜在廟堂

今既未得其所未復其舊於女朝廷諸臣信能自安處乎信能自安息乎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此章謂我東人以有袞衣在此為重無使公遽歸使我心思公而悲也前三章引大義而責諸臣後一章述私情而欲留公此東人之志也是詩前三章皆比而賦之後一章賦也

狼跋（蒲末下同）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詩序言周公攝政遠則有流言近則王不知此推本其初而言觀詩之所詠乃周公東歸及復辟後事故曰德音不瑕謂其終始無瑕也不失其聖之語亦合終始而言之

狼跋其胡載疐丁四其尾公孫遜同下碩膚赤舄昔几几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跋雖為周公而作然變風之體其辭尚譎如鵻之

奔奔刺宣姜乃取鶉鵲之不淫以起興此以美而顯其惡也狼跋美周公乃取狼之貪以起興此以惡而顯其美也老狼以貪故前則躐其胡後則跲其尾卒不逃於機穽安能不失其猛周公以無貪欲之私故王雖不知而終能悔悟四國雖有流言而終能自明進退不失其聖此其所以為周公歟碩大也膚美也赤舃上公之服也詩人謂周公遜大美而不居故在上公之位則赤舃有几几之安而終身之令名莫得

而瑕疵也是詩二章皆興也

詩補傳卷十五

詩補傳卷十六

宋　范處義　撰

正小雅

風雅頌本詩六義國史取是三者以名其詩風以化爲義言人君之風化也雅以正爲義言王政之得失也頌以美爲義言人君之功德也風既主於風化豈天子無風化哉故有王者之風有諸侯之風頌既主於功德豈諸侯無功德哉故有天下之頌有一國之

頌惟雅主於王政則諸侯不得而有矣政有大小故雅分為二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與所以聖之事固為大矣小雅所言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意大序之言以所用為小大詩樂章也國家燕樂亦政也鹿鳴等篇皆用以燕勞臣下故以為小耳大雅之序雖不言所用然其所陳受命配天等事決不可用於臣下此其所以為大歟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文王之三不拜以為兩

君相見之樂歌鹿鳴之三三拜以為君所以勞使臣此可以見古人用詩之小大矣春秋之時禮樂廢壞未經聖人之手雅頌未得其所故工之所歌失其小大之用而穆叔獨能知之自餘賦詩不知其說者固亦多矣師乙語子貢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此專論其聲也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則曰文王之德歌小雅則曰周衰有遺民意其一時觀樂豈能盡歌工人於大小雅間取一

二以審其音耳大雅所歌者必受命等篇故曰文王之德小雅所歌必思古等篇故曰周衰有遺民至司馬遷又謂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其言頗與季札相應遷之言為司馬相如而發論大雅固已近之論小雅獨取諷刺與相如詞賦相似者如賓之初筵言天下之淫佚以諷幽王之荒廢白華言下國之用孽妾以諷幽王之黜后所謂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者如此然特變雅

之事耳槩而言之亦非通論也

鹿鳴之什

國風雖多寡不齊每國自為一卷第雅頌數多每十篇為一卷故謂之什盖取五人為伍十人為什之義魯頌止存四篇亦言之什傳寫之誤也商頌本十二篇止存五篇故不復言之什也竊意詁訓傳及之什為題皆非孔子之舊毛公之前未有詁訓則傳之名固無所施至亡詩六篇之次乃與六月之序不合以

此知傳之與什皆毛公之徒為之故合亡詩為二分置二卷皆不在十篇之數又取變小雅四篇足南山有臺之什也鄭氏謂亡詩序義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毛公分衆篇之義各置篇端然則亡詩次第當從六月之序可也六月之序與燕禮鄉飲酒禮笙詩次序同尤為可據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於食鴝嗣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文武燕飲其臣又將之以幣帛禮意厚矣人臣事君義當自盡豈必待此而後盡其心哉蓋於朝曰君臣以名分言之也於燕曰賔主以禮意言之也名分既嚴禮意未孚則君心不通乎下有懷不盡勢使之然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序詩者始曰羣臣終曰忠臣也上下情通則和樂可知故曰鹿鳴廢則和樂缺矣

呦呦幽同下鹿鳴食野之苹平我有嘉賔鼓瑟吹笙吹笙

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呼報我示我周行户剛

鹿欲食則鳴相召呦呦相召之聲也苹蘋蕭以鹿食苹興燕飲之臣也文武與羣臣為賔主故曰嘉賔絲竹咸奏箱篚繼陳又從而喜之曰非臣之好我安肯顯然布在我周家之列位如此其感乎周行列位也禮記緇衣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繼之以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由孔子之言求之則知文武燕羣臣非私惠也此賢者所以肯留於列位也示

顯也仕者顯然布在周之列位所謂皆深願立於其朝者如此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毛呼}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他彫}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遨}

蒿菣也興與首章同文武喜羣臣之有德令名昭著謂視今民俗之不恌薄皆惟君子之是則是傚耳君子在位之羣臣也民之歸厚由君子之表率我所以用旨酒燕之使遨遊同其逸樂也伐木燕朋友故舊

則民德歸厚由此觀之則民之不恌果由朝廷之化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其今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琴鼓瑟鼓琴和樂洛且湛都南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芩亦草也與與首章同文武與羣臣相樂有加無已琴瑟並御至於再三湛久也欲其樂而且久所以用旨酒燕之冀得其懽心也湛露燕諸侯有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之語由此觀之則燕以示慈惠不嫌於久

也是詩三章皆興而賦之也

四牡勞力報使所吏臣之来也有功而見知則説悦矣

皇華遣使臣之詩也四牡勞使臣之詩也勞宜在後編詩者先焉意其鹿鳴方美人臣之盡心四牡則美人臣之見知蓋下有功上不見知此患之大者故曰

四牡廢則君臣缺矣

四牡騑騑芳非周道倭於危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古我心傷悲四牡騑騑嘽嘽他丹駱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

啟處

四牡使臣所駕者騑騑行不止之皃周道謂自岐周而發歷倭遲回遠之路也盬之義訓詳見鴇羽嘽嘽喘息皃謂駱馬最耐勞苦亦喘息而勞矣人臣有父母豈無懷歸之念以王事不可廢敗未敢言歸徒自傷悲而不遑啟跪居處耳思歸自傷悲者私情子之孝也靡盬不遑安者公義臣之忠也四牡之臣子忠孝於是兩盡矣

翩翩者鵻（佳同）載飛載下集於苞栩（下況甫）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於苞杞（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鵻夫不也一名祝鳩傳曰尸鳩性壹而慈祝鳩性壹而孝方言曰梁宋之間謂之鵻性慈孝愨謹飛止不離於栩杞言其壹也人臣雖一於王事亦以不得養父母為念故取鵻之壹而孝以喻之

駕彼四駱載驟（助救）駸駸（楚金）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

論審

四駱謂四馬皆駱也此言使臣之歸馬亦以得歸而喜故駸駸而行疾忘其勞矣於是又序其情而謂之曰汝固盡心於王事豈能不懷歸以養其父母乎母之念子常過於父今日作此勞来之歌可以告而母矣文武知臣下家人之情纖悉如此為臣者安得不以見知為悦乎是詩五章前二章與卒章賦也第三章四章比而賦之也

皇皇者華君遣使所史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燕而歌此詩所謂禮樂也先儒或以不辱命於彼為光顯其君此指後世聘好交隣之使為言也或以下國蒙被聲教為光華此指後世觀風問俗之使為言也古者天下一家是詩終始言原隰驅馳之事則王圻諸國咸在焉所謂遠而有光華疑指使節之光華耳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所巾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者華謂使臣被臨遣之榮節旄煌煌如草木之華光耀原隰之間而從役之夫駪駪衆多亦喜而疾馳惟恐不及於事所謂遠而有光華者如此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如朱載馳載驅周爰咨諏子須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待洛我馬維駰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駒馬之齒壯者青驪文如碁曰騏白馬黑鬛曰駱陰白雜色曰駰如濡調柔也如絲絪直也沃潤澤也均齊一也此言馬之良轡之美所以寵其行也於是載馳載驅而往不敢憚其勞苦周徧咨訪其事悉以告上諏也謀也度也詢也說者謂變文以叶韵然諏有聚議之意謀有計畫之意度有體量之意詢有究問之意既欲以告上故貴詳審冀得其實也序六月者以人臣之驅馳不憚勞為忠以人臣之告上得其實

為信故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說者以忠信缺為有合於忠信為周之義遂以周爰咨諏等句並取左氏穆叔之說以釋之殊不知古人取詩斷章未必合詩人本意而左氏於內外傳亦自相背戾春秋傳則曰訪問於善為咨咨禮為度咨親為詢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謂之五善至國語則曰懐和為每懐咨才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咨親為詢忠信為周諏度之義既已不同且易訪問以每懐而加之以忠信謂之

六德乖異如此豈可據以釋經耶是詩五章皆賦也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序詩者以為閔管蔡之失道國語亦以為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然則此詩為周公之作無可疑者學者以魚麗序有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之說遂疑此序管蔡失道之說又左氏載富辰之言謂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而作是詩疑此詩作於周衰竊謂周公遭管蔡之變因思文武能燕樂兄弟如此

而今乃爾故作是詩蓋閔之也天保以上之事皆文武治内之道或雖嘗燕兄弟未必有詩或自有詩周公取其意更潤色之然則謂文武燕兄弟於當時周公追詠其事於後猶今人詠古之類於理亦可信至如富辰之言杜預謂周公作之召公歌之孔氏正義辨之最詳其說以為召穆公虎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此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故鄭氏答趙商云凡賦詩或造篇或誦古此之謂也周公作七月蓋

於成王之時誦公劉居豳之事亦此詩之類也

常棣之華鄂五各不韡韡韋鬼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薄侯矣兄弟求矣

此周公遭變之後故其言多喪亂急難之事常棣棣也鄂蕚古字多通常棣華則覆蕚蕚則承華喻兄弟也觀唐棣之華鄂豈不韡韡相輝映可以人之兄弟乃不如常棣乎於是告以天倫之自然謂今人之立於世莫如兄弟之相親雖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

甚相念而不去雖流亡羣聚於原野兄弟必相求而不舍此言兄弟之相親出於自然也

脊令井益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歎吐丹兄弟鬩許歷于牆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揺首尾相應亦喻兄弟也脊令水鳥也今在原則失其所矣兄弟急難之喻也每猶言常也况猶言茲也常時良朋茲但能永歎而已不若兄弟縱或平日未免有小鬩恨於牆屋之内

而外有當禦敵之務不敢辭也左氏改務為侮蓋禦
敵之事即外侮也字雖不同其義則一烝衆也戎兵
也兄弟之雠不反兵常時朋友雖衆無執兵之義此
言患難之極惟兄弟當相死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賓肩)爾籩豆
飲酒之飫(於慮)兄弟既具和樂(洛)且孺
兄弟於急難之時相助如此人之常情於亂定既安
之後往往視兄弟不如朋友之相善遂戒以儐陳其

籩豆饜飫其酒食當兄弟無故既具之時宜以此相和樂相親慕此言親睦兄弟當過於朋友也

妻子好(呼報)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許急)和樂且湛(答南)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都但)其然乎

父子夫婦兄弟皆人之大倫也人情之好合孰若妻子雖琴瑟之和不是過也然兄弟本同氣未能志意翕合其和樂亦且久而不厭令爾既室家相宜矣妻帑相樂矣豈可獨忘兄弟哉誠能推究樂妻子之心

以圖謀樂兄弟之事必以我言為信然矣此言和樂兄弟當與妻子同也故曰常棣廢則兄弟缺矣是詩本八章文義不相屬今作四章章八句前二章比而賦之後二章賦也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弃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朋友與故舊一也自人君言之則有二焉尊德樂道賓之弗臣朋友也若太史友内史友文王四友是也

微時相從頼其羽翼故舊也若人惟求舊髙宗舊學于甘盤是也周公作是詩疑與常棣同時葢其言初有遭變之意卒多戒勸之詞若文武舊時不應有此然所謂朋友故舊乃序詩者見其詩始終既陳取友之道中間乃及待諸父諸舅兄弟之禮故既以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發之又繼之曰親親以睦似指兄弟而言曰友賢不棄似指取友而言曰不遺故舊似指諸父諸舅而言然文武之親睦則已

有常棣文武之友賢則已有鹿鳴是詩論諸父諸舅尤為丁寧盖詩雖因取友而槩論意則主故舊之不遺孔子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此民德歸厚矣與論語合信乎詩序經聖人之手也周公嘗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與是詩所陳若相似然周公孔子論故舊皆不及朋友信乎朋友與故舊為一取友之道即待故舊之道也故

六月之序止言伐木廢則朋友缺不及故舊也

伐木丁丁（陟耕）鳥鳴嚶嚶（於耕）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息亮）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是詩因伐木者所見鳥鳴以起興故三言伐木幽谷之木鳥之所棲伐木之人偶伐其所棲之木此遭變之喻也鳥聞伐木丁丁之聲則嚶嚶然相呼出幽谷而遷喬木喻人遭變則求朋友之助以避難也伐木

者雖庶人亦能因是知取友之道謂彼嚶然相呼者乃求友之聲也相彼鳥猶爾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然人情多偷薄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蓋有之矣故質之神明終當與朋友和好而不變也春秋書鄭人來渝平說者曰和而不盟曰平渝變也

伐木許許呼古釃所宜酒有藇敘既有肥羜直呂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烏粲洒所懈埽素報陳饋八簋既有肥

壯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許許衆相許與共力伐木之貌上章專記伐木之庶人取友之事下二章則畧舉伐木之庶人之所為以勸戒其君釃茜酒也以筐曰釃藇美也謂彼衆伐木者尚能釃酒有藇以相友樂況貴為天子既有肥牡未成之羜又有肥牡已壯之牡可以洒埽庭内陳八簋之盛禮以速同姓故舊之諸父異姓故舊之諸舅何憚而弗為寧彼召之不來無使我不能念故舊實

有愆咎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阪者陂陁不平之地也衍多也湑亦莤酒也以草曰湑酤一宿酒也彼衆伐木者尚能釃酒有衍況貴為天子何不陳其籩豆使兄弟相親而無遠兄弟亦謂同姓之故舊諸父則尊者兄弟則等夷視凡人之失

德多由乾餱不及之細故以致其愆矧為人上者當有酒則醑以飲我無酒則當宿釀以飲我坎坎言鼓之聲蹲蹲言舞之貌及此閒暇飲此所醑之酒有不醉無歸之意周公成王之叔父也意在故舊不欲專為諸父故兼諸舅兄弟言之說者以酤我為酤買以天子之貴固無買酒之理且周之盛時羣飲者有禁周官萍氏幾酒謹酒亦察其犯禁無節者耳至孔子時乃有沽酒市脯不食之說意周衰始有此事不然

自春秋以来國君罔市利者多矣未聞榷酒至漢始榷之疑漢以前未如漢之畝鄭氏漢人遽以酤買釋經其釋萍氏亦謂察沽買過多者蓋未嘗考其時之先後也是詩元六章考文義當作三章章十二句一章興也下二章興而賦也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下如字）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文武小雅本十三篇既亡其三所存者十篇皆燕飲

之樂也天保乃人臣下報上之詩篇次偶居其中曰報上云者如後世上壽之禮意其君每燕飲其臣則臣下必歌此以壽其君所謂下下以成其政則餘篇所歌之事是也所謂歸美報上惟此篇為然王政既成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況施厚者報必隆故序詩者推本而言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必以爾單丹厚何福不除治慮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保安也單盡也除除舊更新也庶無所不有也謂天之安定我君其命甚固既付以福之單厚日新無窮又付以禄之多益無乎不備曰厚則非特厚於君亦取厚下之意曰益非特益於君亦取益下之意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子淺）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穀善也罄盡也說文以實始翦商之翦為戩亦取除舊為義謂天之安定我君付以日新之善既以無所

不宜而受百禄而降福之遐遠亦無時而足也曰宜亦有宜人宜民之意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以莫不興謂日隆不替也以莫不增謂日進不已也天之安定我君既日隆而不替則國家寖以昌大如山阜岡陵之高固如川流之不息亦日進而不已也

吉蠲古玄爲饎尺志是用孝享禴餘若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

卜爾萬壽無疆

吉言諏日之吉蠲言滌器之潔為饎言備酒食也謂我君能致孝於鬼神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于公先王謂先公先王也君曰卜爾謂尸嘏主人代致神言錫以萬壽也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弔至也言其降格也質朴也言其無偽也羣黎黎民

也百姓百官也神則降格而錫以多福德之所感也民則無偽而日用飲食德之所化也故申言黎民百官日所為者無非君之德矣

如月之恒（胡登）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起虔）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恒常也月體本盈以近日而虧耳詩人欲君之福禄如月之常盈不必訓弦升出也如日之初出其光益熾如南山之高大無時而或虧如松柏之茂盛無不

承其庇人臣區區之願如此雖終始以福禄為言似無所規益然卒章數語有稱有戒不如是亦不能保其福禄也故曰天保廢則福禄缺矣是詩六章其五章賦也卒章比也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險狁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将子亮率所類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力報還旋杕大計杜以勤歸也

此文王為西伯之時奉商王之命命将遣戍以守衛

中國紂雖無道不困於夷狄以有文王故也序并言昆夷亦一時之事覩出車之詠玁狁于襄而後薄伐西戎故采薇專言玁狁之故小序止言遣戍役不及將率鄭氏謂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日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暮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薇菜也薇亦作止者記出師之時也卒章言昔我往

矣楊柳依依此正薇初出土之時故曰作止歲亦莫

止者豫言其歸期之遠也男靡得以安其室女靡得

以有其家言其離思之情也啓跪居處皆不遑暇言

其征役之勞也由玁狁之故不得已而興師言其非

私欲也班固漢志謂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

詩人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謂懿王時重歌此

詩以勞士卒耳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薇亦柔止者豫言其既行之後見薇之始長而柔思歸之心必烈烈如焚如飢渴者之思飲食以戍役未定將誰使歸問室家之安否此敘其情也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我行不來

薇亦剛止者亦豫言其見薇之已壯而剛歲亦陽止

者謂十月爲陽以王事不可廢敗不暇啓處但憂心甚病耳我之行役不可來歸也王事不特王命謂公家之事也後世語同僚曰聯王事是也此亦叙其情也

彼爾乃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爾華盛貌常棠棣也路戎路也君子將率也以常華喻將率之戎車四牡業業而壯言車馬之盛以見將

率之得人如此戍役豈敢安處冝乎一月之間三戰三捷也此言其將士之勇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求龜君子所依小人所腓符非四牡翼翼象弭彌氏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騤騤彊也小人戍役也腓足之肉行則隨而動弭弓消也以象齒飾之魚服矢服也以魚皮為之申言車馬之盛將帥之所依戍役之所隨車馬既翼翼而嚴整器械又皆飭備豈敢不日相警戒以玁狁之難甚

急也此言兵備之嚴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楊柳蒲柳也豫言歸時之情狀謂當其歸時必追念昔我之往楊柳始依依而茂今我之歸雨雪已霏霏而甚尚行遲遲之遠道不啻如飢渴心徒自傷悲爾誰能知我之哀也此言念歸之切也所謂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其采薇之謂乎故曰采薇廢則

征伐缺矣是詩六章皆賦也

出車勞力報還旋率所類也

此詩專勞將率故歸功於南仲或疑宣王大雅有南仲大祖之說遂謂南仲不知何時人而辨之者謂周家仕者世禄如雲漢仍叔美宣王春秋有仍叔之子來聘名旻凡伯刺幽王春秋有天王使凡伯來聘節南山家父刺幽王春秋有天王使家父來求車此皆周之世大夫也魯有三家晋有六卿皆子孫號氏同

稱然則南仲殆周之世大夫世卿歟又古人姓名多同堯時有伯夷周亦有伯夷文王時有南宮适孔子時亦有南宮适春秋時晉有趙括六國時趙有趙括春秋時晉有士燮三國時吳有士燮皆南仲之類也可謂辭費矣殊不知宣王大雅乃命皇父耳謂南仲為皇父之太祖非謂復有南仲也班固人物表文王之臣無南仲豈未嘗見毛詩邪宣王之臣有南中乃南宮中考之博古圖有王命南宮中者再考中之為

仲古字通用故班固以為南中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乃旦〉

郊外曰牧馬既牧于野則兵車之出必就牧地取馬以駕車天子商王也僕夫御夫也南仲為將駕我車出于郊稱天子之命使我來將文王既以商王之命命將率故南仲亦稱自天子所也南仲於是戒其僕夫以趨王事之急難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兆矣建彼旄矣彼旟餘旐斯胡不旆旆蒲貝憂心悄悄七小僕夫況瘁似醉

郊與牧同義旐謂注毛於干首也旆旆垂貌曲禮武車綏旌說者謂綏舒垂之也又曰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說者謂以四獸為軍陳又畫招摇星於旌旗也此古師行之法所謂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位離次矣是詩所謂旐者玄武也所

謂旟者朱雀也所謂旂者青龍也至周官則建此各有等令並建之意商以前用此法耳胡不旆旆者謂建而不旆也昔晉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則知埀旌所以為戰始設此旟旐將士已有欲戰之氣謂何不埀旌速戰使我心悄悄而憂恐僕夫亦以未戰之故因兹瘁瘁也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英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王商王也文王以商王之命命南仲也于方朔方也城朔方所以爲守備也車則彭彭而張盛旂則央央而鮮明所謂旌旗動色武夫生氣也申言天子命此赫赫有威名光顯之南仲期於襄除玁狁而後已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方華方生華也思語辭此詩所謂昔我往矣非必遣戍之時凡已行在道皆可謂之往故曰黍稷方華謂

在道所見也今我來歸雨雪已消釋為泥塗所以久於戍役以王事多難不暇啓居故也方未歸時豈不有懐畏此戒命載於簡書者故不敢也

喓喓於遥草蟲趯趯吐歴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勑中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此章道裨將之室家望其來歸之情君子指其夫也名南草蟲阜螽亦大夫妻之言則此為裨將之室家無可疑者謂當其未歸見草蟲阜螽異類相從心忡

仲而憂必俟其既歸憂心始降也然所以久戍未歸者以從大將南仲不特伐玁狁且欲薄伐昆夷也西戎曰薄伐謂薄言伐之非深治之也

春日遲遲卉許貴木萋萋七西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此章亦道裨將之室家喜其既歸之情謂適當春日舒遲草木榮茂禽鳥和鳴采蘩衆多之時執訊獲醜而歸其樂可勝言哉執訊猶言奏捷獲醜猶言獻囚

所以得此凱還者以從大將南仲已平玁狁故也於還歸亦曰薄言謂玁狁雖平昆夷猶在暫歸云爾又圖後舉也道室家之情初不及於大將尊之也卒歸功於大將寵之也故曰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是詩六章草蟲一章興也餘皆賦也

杕杜勞^(力報)還^(旋)役也

此詩專勞戍役終始言室家思望待小人之道尤貴於切近其情也

有杕之杜有睆華[板]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睆實貌嗣續也陽止謂十月也遑暇也言士卒出戍室家感其時物而思謂以王事之故日續一日且至於陽月矣婦人之心傷其夫之勞未得暇逸也有睆其實則近十月矣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萋萋葉盛貌杜十月以後實已落惟有葉耳以王事之故又傷凡草木皆止有葉在宜我婦人心悲其夫未得歸休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起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牡痯痯古緩征夫不遠尺善

杞枸杞也春采其葉秋采其子冬采其根勞將率之詩既言春往冬歸當與戍役同時此章亦說征夫不遠則將歸之際所謂采其杞必秋冬采其子及根之

時也征夫以王事之故久而未歸既已貽其父母之憂於是室家反以言寛其父母謂令檀車已幝幝而敝四牡已痯痯而病則征夫之歸亦不遠矣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疚病也恤憂也偕俱也會合也言征夫不載而歸室家之憂已甚病矣況期程已過而不至則我之憂甚衆不止於憂一事也於是俱問於卜筮其言會合皆

曰已近矣然則征夫歸期必不遠也前後雖不出望思之意皆每以王事自觧又中間亦有相寛之語可見其勞而無怨雖婦人女子亦然非文王之盛徳何以得此故曰杕杜廢則師衆缺矣是詩四章皆賦也

魚麗力馳反下同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文武小雅終於魚麗蓋謂萬物盛多能備禮此太平

之事也夫禮者法之寓也禮之所行制度莫詳焉故
曰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序詩者推本文武内外之治
既舉憂勤去而逸樂生曰可以告神明猶言頌聲可
作耳此非告神明之詩也文王之風終於騶虞序以
為王道成則近於雅矣文武之雅終於魚麗序以為
可告神明則近於頌矣采薇之序言文王之時此言
文武何也意武王征伐不暇作詩取文王舊詩用之
且采薇尚歌於懿王之時則文武何疑之有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鱨柳鯊沙君子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偃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禮

萬物盛多詩人特取於魚何也葢魚之為物非人力所能及必陰陽和而後衆多故夢魚者為豐年之兆而言萬物失其性亦及於魚藻焉罶寡婦之笱也寡婦之力不能如他漁人之彊罶之為器不能及他罔罟之大今魚之麗于罶者有鱨鯊焉有魴鱧焉有鰋

鱧焉則他物之盛當稱是矣君子之行禮特言有酒旨且多多且旨旨且有蓋酒以成禮故為酒為醴所以洽百禮而棄禮不能行者亦以君子有酒為刺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物之多物之旨物之有固美矣多而且嘉旨而且偕有而且時美之至也味詩人之言可謂極備進於太平之世矣魚麗大率與潛有多魚相類故曰可以告

神明也是詩六章皆賦也雝既多而俱善味甚旨而並進品咸有而及時誠可美歟

南陔古哀孝子相戒以養餘尚也白華孝子之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十篇為什既非孔子之舊則先儒欲復為南陔之什亦未可信毛公出於前漢既以南陔三篇附之文武之小雅必有師承為文武之詩不若姑仍其舊考之鄉飲酒禮燕禮六篇皆笙詩意其非人所歌故無有

習其辭者是以亡之然孔子所存之詩幸有其義又有六月之序可據豈當置而不論晳人束晳補著其文雖未必盡得古人之旨因其義而考之取其合者或可以見聖人删詩之意亦學者所當知也晳補南陔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南陔者養萬物之方蘭以喻君子孝子以君子自處而心眷戀於庭闈有合於孔子立身揚名之說此相戒以立身為養親也又曰嗷嗷林烏受哺于子養隆敬

蒪惟禽之似烏能哺其母而不能敬孝子自謂徒知以養為事不知以敬為本是與烏相似也有合於孟子愛而不敬之說此相戒養親以敬也夫平居能相告戒如此則孝友不缺矣皙補白華詩曰白華朱蕚被於幽蒪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白華潔白之物幽蒪喻處於衆庶孝子以白華自比而代父當門如磨錯之自勵有合於曾子大孝尊親其次不辱之訓又曰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言孝子淡

然無私欲物莫得而黙汚如晨葩然有合於孟子好貨財私妻子之戒事親者能如此則廉恥不缺矣晳補華黍詩有曰黮黮重雲輯輯和風黍發稠華亦挺其秀此言時和歳豐有合於既霑既足生我百穀又曰無高不播無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穡此言宜於黍稷有合於曾孫之稼如茨如梁如此則蓄積不缺矣

南有嘉魚樂洛下同與賢也大泰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

者共之也

成王小雅之首特取樂與賢之詩以明處太平之世尤不可不盡誠以與賢與賢以誠則賢者留而治可保苟貌與之而誠不加焉則賢者去之矣夫賢者之去留天下之休戚繫焉故與賢之禮廢則賢者不安其位而天下之民將不得其所是以人主以與賢為急所以樂與者至誠之謂也序詩者未嘗輕以至誠許人君將於此序舉以美成王然則成王於學之為

王者事已有緝熙光明之漸信乎頌者雅之積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五教南有嘉魚烝然汕汕所諫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苦旦南有樛居虬木甘瓠纍力追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南指周南也烝衆也罩罩也汕樔也君子成王也嘉賓賢者也嘉魚魚之美者甘瓠瓠之甘者鵻鳥之一者三物雖皆以喻賢者然一章曰罩罩恐其逸故罩

之使入也二章曰汕汕恐其伏故汕之使出也此言
人君之善與賢者處也三章曰纍之乃縈之自纍四
章曰來思乃離之自至此言賢者之喜仕於王之朝
也四章皆言待賢者以燕禮始言其樂好次言其衎
樂次言其綏而安之次言其又欲燕之非至誠安能
有加無已如此思語助也既燕而又欲燕亦有思意
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成王既與賢矣又曰樂得賢成王既太平矣又曰立太平之基何也竊謂小序言得賢謂成王以得賢者在朝所以樂也大序言太平之基推原成王所以能立太平之基者以得賢故也樂與者樂與賢者相處也樂得者樂得賢者為用也能處之乃能用之然後太平之基可立故不能用賢則為國之基墜可不信哉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洛下同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

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居良^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考^北山有杻^女久^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枸^俱甫^北山有楰^庚^樂只君子遐不黄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南北指周地之南北也臺夫須也可以為蓑笠萊草也可以為菜茹桑可以蠶楊可以舟杞也李也枳枸

也皆可以食咲栲山樗也杻檍也杕山楸也皆可為器用賢者有益於人之國猶草木之在山不特為之蔭芘而且有用如此君子得賢之助可謂樂矣以國家言之則本固而歷數無期名顯而歴數無疆以君身言之則為民父母而令聞無窮遐不眉壽而令聞益著身其康彊而子孫逢吉用賢之效有如此者黄髮白復黄也耇面涷梨色也保安也艾老也言不獨身享眉壽黄耇之福子孫亦獲耆艾之壽也是詩五

童皆比而賦之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晳補由庚詩曰蕩蕩夷庚物則由之蠢蠢庶類王亦柔之言王道平夷則物自全其性命人君將以遂物之性亦本於王化之柔和有合於致中和萬物育之說又曰四時遞謝八風代扇五緯不愆六氣無易此言王化既柔則時序風氣無不得其和有合於賛化

育與天地參之說如此則陰陽不失其道理矣晳補崇丘詩曰瞻彼崇丘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物斯大又曰何類不繁何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永其壽此言古者陰陽和風雨時五穀登六畜蕃山不童澤不涸時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如此則天地之間無物不遂矣晳補由儀詩曰肅肅君子由儀率性明明后辟仁以為政又曰魚游清沼鳥萃平林濯鱗鼓翼振振其音此言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田草木不折不芟

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摯然後罻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故鳥獸魚鼈皆得其所如此則天下之物皆不失其道理矣

蓼六下同 蕭澤及四海也

說者以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爾雅謂恩澤下流無内外之閒非專爲四夷也書曰州十有二師謂諸夏也外薄四海謂四夷也繼之以咸建五長則内

外並舉是詩澤及四海者正謂由諸夏以及四夷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蓼長大貌蕭香草也湑露聚貌瀼瀼重貌泥泥濕貌濃濃厚貌既見君子來朝而見天子也諸侯朝王必

有恩數以及之故以露之霑濡蓼蕭為喻一章謂諸
侯見天子其心既莫不傾盡故天子與之燕飲笑語
情既無間則讒毀難入所以有美譽而可安處也二
章謂諸侯見天子被天子之龍光於是稱頌天子之
德施於我者既無差爽願其壽考無忘此也三章謂
諸侯見天子燕樂之際天子甚樂易宜兄宜弟謂同
姓諸侯於是咸祝頌天子欲其有令善之德壽考而
豈樂也四章謂諸侯見天子被乘馬路車之賜鞗革

沖沖而垂和鸞雝雝而鳴於是又祝頌天子萬福皆備以此報上也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直減

燕以示慈惠禮不嫌於厚故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甸人執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然所謂宵亦以禮意未盡雖逮宵可也亦不可以為燕禮之常詩之所詠亦記成王一時待諸侯之厚如此學者不可不知也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希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於宜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蓼蕭以恩數寵諸侯故廢則恩澤乖湛露以燕飲親諸侯故廢則萬國離二詩正一時之詩故皆以露起興湛湛多貌厭厭安貌一章以露之潤物非見日則不乾喻君之安然燕飲非醉則不止以醉為期故未

醉雖至宵可也二章以露之在茂草喻天子燕同姓之諸侯考成也在宗子尤貴於成禮也蓼蕭以宜兄宜弟為同姓則此詩以在宗為同姓何疑之有說者乃為夜飲必於宗室謂路寢之屬果爾則是燕必以夜豈天子待諸侯之禮況與燕禮宵則執燭之意異邪三章以露之在杞棘喻天子之燕諸侯而明信之見於德者無有不善四章謂椅桐之實得露之膏潤而離離喻諸侯被天子之恩澤充足飽滿而天子之

樂易見於儀者無有不善此詩人形容天子之有德有儀如後世樂章必頌君德是也說者以顯允君子豈弟君子為諸侯夫君子之名天子諸侯固可通稱而蓼蕭湛露既為同時所用之樂章豈得前篇以君子稱天子後篇以君子稱諸侯況前篇既以令德壽豈稱天子矣而後篇又以豈弟稱諸侯可乎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之也

彤弓徒冬反下同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燕杜預釋之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弓矢又為歌彤弓以明報功燕樂此言周之舊也至東遷以後平王以賜晉文侯書文侯之命是也說者謂平王立文侯有迎送安定之勞此謂有功於王室也襄王以賜晉文公見之左氏傳為文公獻楚俘于王之故此謂有功於攘夷狄也然文公之敗楚師功大於文侯故

襄王遂策命晉爲侯伯使專征伐以正諸夏凡彊陵弱大并小皆得以制之此先王維持諸夏之意也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彤弓弨尺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弨兮受言櫜古刀之我有嘉賓中心好呼報之鐘鼓既設一朝醻市由之

彤赤也弨弛也凡弓皆漆賜則赤一而黑十以赤爲

重也造弓工成則獻於王王受而藏之以待好賜其藏之也載以抗之櫜以韜之嘉賓謂諸侯之有功者於是王者貺以彤弓表中心之至意非王中心之所喜非王中心之所好不足以得此貺蓋貴此賜不輕予也既賜之遂燕之所謂覺報燕也鍾鼓盛樂也舉鍾鼓而言則儀物之盛可知矣一朝亦取終朝之意謂禮意之厚終朝而不倦也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又曰公當饗卿當燕則饗禮重於燕明矣然

饗以訓恭儉故不過於終朝燕以示慈惠故不嫌於夜飲左氏傳曰鄭饗趙孟禮終則燕此饗不過終朝之說也饗雖不過終朝蓋尊之而不媟也故曰右之有獻醻焉尊之而不疎也故曰醻之是詩三章皆賦也

菁菁子丁下同者莪五何下同樂洛下同育材也君子能長張丈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天下固未嘗一日無才人才亦不可一日不養學校

者養才之地也自非人君之仁中心好之往往以無
近效而不加意者多矣是詩之序上言樂育材下言
天下喜樂葢人君以能養材為樂則人材亦以得其
養為樂說者謂正小雅二十二篇皆因事而歌菁菁
者莪其天子行禮於學校之歌歟傳曰地之美者善
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表記以豐水有芑武王豈不
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為周家數世之仁葢自文王
有豐水之辟廱而詩有於樂辟廱之歎武王有鎬京

辟廱而詩有無思不服之詠令成王太平不忘學校詩人謂之樂育材豈非文武貽謀有自耶所謂數世之仁者如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洛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止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芳劒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莪蒿屬物之至微者而能菁菁然茂盛以中阿中沚

中陵皆地之美有潤澤以養草木故得遂其性也古
者五貝為朋漢置貨貝五品每品以二為朋百朋言
錫予之多也學校者人君養材之地有師友之訓有
絃誦之習校試有法庖廩有繼所以待士者厚矣視
莪之菁菁何足道哉然而人君之未視學也則不能
不以為憂憂之如何憂其不好士外雖厚其養而非
中心之所欲也及人君之既視學則多士欣欣然有
喜色而相告曰視君子接我之威儀則知其不嫚士

矣視君子賜我之百朋則知其不輕士矣安得不樂安得不喜乎卒章自謂多士之材如以楊爲舟可用以濟始者未見君子懼其不見用故如舟之汎然於中流則沉則浮心靡有定今既見君子故我心休休然不復有私憂過計也百朋者厚下之禮也威儀者接下之儀也故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是詩四章皆比而賦也

詩補傳卷十六